

咸豐元年重刊

虞山新志

小娘孃山館藏板

虞初新志卷十

小卿煨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釣廊偶筆

宋 犖 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某公。以
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整衣。抵簪。
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與之。其後與波。
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數武耳。逆風
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某公過齊安。與
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還
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則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

煒

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

穀道各一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土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也。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巍挿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何。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頃一處以管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卽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

陞泉州太守。錫至欲隋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
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
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
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
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
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
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
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
選中。益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

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書乃與弟錄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明懷宗已誅魏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

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彛憲既有獨踞之庭。必
強二部。卽官制。削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
而總理已建。若果極卽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
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
金鉉亦不得激陳。彛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侍卽
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低。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
鉉低耳。金遂集諸卽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採吏移
之。吾曹有一人登彛憲堂。卽屬彛憲假子。切許人
孔子廟。當提吾輩擲踵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諸卽
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彛憲坐堂。皇黃衫。

緦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曰。詣衙書始來乎。
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悲。曰。避。金。鉞。不。即。來。待。晚。
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
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駝。放。十。六。門。火。
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鉞。
會。尙。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餘。盡。讀。所。
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
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
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
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勲。監。視。

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蓋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勲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銓。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旅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勲縋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人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

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乎并矣趣之
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
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
素厚方爲之唏噓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
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
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
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
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
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
不居我輩于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

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北。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既信于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莊鉉急正冠。被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踪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歟。而皇城又不得入覲。竟令兩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此一篇。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伊 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
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
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
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窮蓬覆之旁
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牕而觀雕欄相望焉
閉之則右刻山高月下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
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其閒一手卷
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右手執卷

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
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
類○彌○勒○袒○胸○露○乳○嬌○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
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
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
人○居○右○者○推○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
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
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
題○名○其○上○文○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徵○叔○遠○甫○
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

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腮。八爲鬚。蓬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噫。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蝨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

爲東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 雲士

沈。嶧。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嘗。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呌。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嶧。方。醉。睽。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嶧。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夫。

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餒。擄。傲骨與秋鏖。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儒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嵎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朱姓。兆和名字。禮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嵎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蓋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嵎曰。善。令未成而嵎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卑。薦之。學。

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祠。是。非。令。醉。嘖。嘖。醉。
令。交。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
嘖。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嘖。躍。出。廳。事。大。
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
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閭。部。馬。士。英。捲。其。殘。旅。
遁。迹。西。陵。嘖。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
勝。嘖。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
曰。丞。相。嘗。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
斃。嘖。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二。
種。綰。春。園。尤。爲。詭。場。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字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乎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愛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

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

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擎磁
撒之。眾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
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
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鳴鳴大慟而後休。甲
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
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抑皆不可
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
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墅奇書

陸次雲 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

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名之。先令偏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偏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誤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眾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卽寺旁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

如無矣。神復曰。汝忽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絳陽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摩。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于奕。自雖警。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郛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

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
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
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
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
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
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
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
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
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規送之中。崇
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

出。白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簾。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若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知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尙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

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寬。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

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盡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竊奈何大士命善財取卒屍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梅檀香同至其家屍果竊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尙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鼻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

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

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

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
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
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
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
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
已先迎候。觀者萬眾。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
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卧地。
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
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
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

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裴武朱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其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媒爾。何人而子我夫我。

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苑也父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盡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還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瀝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苑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女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官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皙無髭之壻。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賺。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 映碧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旣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繡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

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剗。母子恩
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
疑。但晝投錢于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
物無疑。夫紙爇于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日
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囊同其浮者。物色之。店人
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
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
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
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覲者。喟集
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

云勢盡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起趨伊嬸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質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空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

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眾。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

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
賊如繮緼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
以人而不正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
就其荒園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
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卽與葛約曰。我異
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誠從者
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

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
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
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圓扉。即不見。葛愈異
之。使人私問之。見圓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甍。儼
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帳之富。
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
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
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
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
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

既歸夫婦爲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汚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死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曰。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襲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終

虞初新志卷十一

小娜環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 潮山來輯

過百齡傳

秦松齡 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

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艷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

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鄉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杯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

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
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
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
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
戚黨誰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
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
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
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
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
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齒於
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爲
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
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
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
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
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
葉公見之亦必大呌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

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踰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項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斯

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鹽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入大山。人其言曰。入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開。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駢翳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朱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東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名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

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士所鈐印狀如展子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 雲士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

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晚第時。關師將迫幾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晚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晚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盡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晚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

不可犯之色。晚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晚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替。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詢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啓。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卽命

圓圓拜辭。曉擇細馬馱之去。曉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曉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曉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卽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遂命歌奏。吳歆。自成蹙額曰。何貌。

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鄣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吾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

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公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主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

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
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
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
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
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關贍已落。一
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
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闕。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
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鄒鄔於
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
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

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予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自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謫責

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輩。狐也哉。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九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顛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水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初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屋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鰕皆破浪來。朝龍鳳多迎。壽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

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
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
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
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然如
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
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
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眾客大驚。亟呼山僧灌
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
畫善歌。既耄聲猶遶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

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
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
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
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
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
鍵其門時有僂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
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眾飲酒半

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躡。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眾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眾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

自杭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眾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真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旣紫繡來。閭老非謬。

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尙閉。於獄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符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尊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

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
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
投胎之有眾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
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
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
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
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
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尙在也康熙丙
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

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同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間見卮言

顧逞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日。明一士人金良者。名仙仙。大書
乩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
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游戲耳。
然金君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
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象
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

削而入鄉人掌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
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凡仙曰雷神
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書錦坊有賣米者雷
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尸上其文曰天口月八辰
仁曰天豈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蚺
珠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
中用木杳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
矣

焦書

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誥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

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間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折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凡仙問場中題目批。

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貴州番民雜處。多闕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堪 叔峯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
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
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
寸許左豕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
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
生旣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
巖穴下自顧惇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
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
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

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真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援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眾駭。語聞其子。鬻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

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于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

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閭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

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僉掘一上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旣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

其弟子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卽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

垂涎牛背兒不及避撲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輟水
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眾昇虎歸烹
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
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
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
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
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
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
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搜長鳴飛奔至佛生家
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

國朝新志 卷十一
生佛生幾復觥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鬪者
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
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
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廣初新志卷十二

小鄉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 潮山來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 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為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似非故我也至二

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問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并室廬宛然如昨因集上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阻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權若平生

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損警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蘆。蘆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雪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卽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

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
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
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
千里。卽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擣矣。
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庖
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
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瞋然。
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
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
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

以告於是行真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尙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

坤

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

而生。幻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
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
葉。能于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并適
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
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己。嘗作詩文。緘寄元白。
元白開緘。輒閉戶歔歔悵悵。累日。一日平頭復持
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
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
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
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

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

鼎

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瘰。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

請治之。無不完。若剗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斫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請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卽召何妄也。頸不連頭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尙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頸于頭。旣合。塗以木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散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

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剗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璣 椒峯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
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
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
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舉而病者，愈贈以
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
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
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
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
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
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

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壩雜記

陸次雲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

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墮
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
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
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
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巢之窮島
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
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
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
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
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

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
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
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
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
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
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
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
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
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

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闥。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授卷市參。授餐餽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羈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

楞初卷之二
楞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曾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

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跋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并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

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于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

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孥孥於利名。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惠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盞。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以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渠上。瘡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

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忘。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環龍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眾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

指聲方曰。俄而無賴之眾。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眾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眾。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尙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
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先似
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
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
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
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雨
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
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
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
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鯢腹中。

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驚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股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

皮刀礫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迫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入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冤寃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

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荅以不能書生覘視皆大笑曰何禱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員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扁鐺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

也。取出乃木筵耳。因共驚悔。翌日歸龜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牙許。遍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獲。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

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
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
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官不能與師讐而卒
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
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俚理應仇虎乃
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
虎獵師亦必以餌誘俚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

愛花自號花遞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此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微，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

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
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
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
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
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
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
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
花姑曰。此崔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
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
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

徙倚花側。予流盼。侈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叟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

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情多。慙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

夫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
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
樂爲樂客旣至當入報夫人子遽止之曰姑少俟
諸美人可得竊覩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
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子乃問花姑二
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
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
入近侍遂引子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
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掠髻舉袂直奏曼聲覺
絲竹之音不能過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子聞

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
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子敏容整衣而
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
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子
再拜，命子起曰：汝見諸美女乎？子謝不敢。夫人曰：
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
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
一通置諸座右。子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
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
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

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曰。夫人稱善。曰。昔于嶼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撈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筆手無如薛瓊瓊。每有一

女着淡紅衫子。繫硃羅襪。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子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請明子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子意指。示子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唯善此。子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憚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子起視見一美人含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子遂問夫人是女。

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
卧箜篌。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
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
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
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
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
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
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醜服。貌
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耍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
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

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
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
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
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
止樂。忽有嚮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執板當席。
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
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
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
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

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綵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

卷之二
二
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子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子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子從間道出路。顚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蘼庵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干。

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
于李天人臨邛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
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
定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
情丹蘂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
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品益
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尾。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去。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者恭隱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

母犬曰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
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
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癯瘦
將死乳犬曰齊來爭與母犬舐癯遂愈每至元旦
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
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
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
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
觀茲五犬之態憇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

者眾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封 底